

女孩的秘密

蓝草◎著



文匯出版社

女孩的 秘密

蓝草◎著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孩的秘密 / 蓝草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 2016.10
(吾丛书 / 周苏蔚主编)

ISBN 978-7-5496-1883-5

I. ①女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40648 号

女孩的秘密

著 者 / 蓝 草

责任编辑 / 熊 勇

出版策划 / 力扬文化

出版发行 / **文匯**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印刷装订 /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80×1230 1/32

字 数 / 200 千

印 张 / 8

ISBN 978-7-5496-1883-5

定 价 / 36.00 元

目录

CONTENTS

..... 简简单单

田埂的秘密	/ 3
虫虫飞	/ 5
三平方米	/ 9
灶披间	/ 11
平 台	/ 13
小 岛	/ 15
浣衣女	/ 17
花布衫	/ 19
蟹	/ 22
一个人的伤心	/ 24
大喇叭	/ 27

冬日的暖阳	/ 29
夏日的晚风	/ 31

~~~~~ 酸酸甜甜 ~~~~~

|       |      |
|-------|------|
| 小纸船   | / 35 |
| “羊 圈” | / 37 |
| 北 门   | / 39 |
| 泥 泞   | / 41 |
| 半个车铃  | / 42 |
| 书 包   | / 44 |
| 模 糊   | / 46 |
| 普通话   | / 48 |
| 信     | / 51 |
| 石榴树前  | / 53 |
| 镜 子   | / 56 |
| 没有花香  | / 59 |
| 没有树高  | / 61 |

~~~~~ 心心念念 ~~~~~

| | |
|--------|------|
| 美丽的茉莉花 | / 65 |
| 坏山芋 | / 67 |
| 赶 集 | / 69 |
| 摇篮曲 | / 72 |
| 礼 物 | / 74 |
| 夏 蚕 | / 76 |
| 毛 衣 | / 78 |

| | |
|-------|------|
| 父亲的茶壶 | / 80 |
| 爸爸的朋友 | / 84 |
| 不学无术 | / 86 |
| 野丫头 | / 88 |
| 打破碗花 | / 90 |
| 她 们 | / 92 |

~~~~~ 星星点点 ~~~~~

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|
| 外面的世界   | / 101 |
| 河       | / 105 |
| 开河去     | / 112 |
| 菊       | / 121 |
| 小不点     | / 126 |
| 哦，竹林    | / 132 |
| 小木船     | / 144 |
| 老酒鬼     | / 149 |
| 渠       | / 160 |
| 婶婶家的四季鹅 | / 165 |
| 上海人     | / 180 |
| 竹林的孩子   | / 186 |
| 梦里歌唱    | / 202 |
| 初 心     | / 208 |
| 锅巴香     | / 216 |
| 田 间     | / 228 |

~~~~~

鸟在叫（代后记）	/ 231
----------	-------



简
简
单
单

| 田埂的秘密 |

你可能不知道，田埂的秘密。

我知道王庄的每一条田埂，就和它们知道我一样。它们像是妈妈拆下的毛线，但是不能团起来，除非你能把王庄团起来。

我知道哪一条田埂最近。从这条田埂到那条田埂，游荡半天不成问题，但要抢在雷雨之前回家的那条小埂，也许只有一条。还有起床晚了或者自行车有了毛病，要抢在上课铃响之前到校的小埂，肯定会有那么一条……

我知道每一条田埂的脾气。毛毛躁躁的那条，绕着小河，身上长满了扎手的茅草，冬天里只要擦着一根火柴，它立刻就会变成一条小火龙，风风火火。爱开玩笑的那条，弯弯曲曲穿过稻田，三五步一道坎坎，十来步又是一条沟沟，如果看到你一不小心摔个“狗啃泥”，它就会开心得和稻田水一起“哗哗”直笑……

我知道每一条田埂的喜好。水渠边的小埂最爱臭美，春天戴上娇黄的蒲公英花，夏天插上紫盈盈的马兰花，秋天簪满金黄金黄的野菊花，冬天铺满晶莹洁白的雪花……一年到头对着水渠照镜子，真是个小妖精。桑园边的小埂最贪吃，它张着嘴儿，甜津津的桑果果扑簌簌落下来，还有雪白柔嫩的茅针、清香扑鼻的小蒜、酸甜可口的野草莓……它的口福真不错！竹林周围的小埂最

喜欢热闹，鸟儿飞来飞去的影子落下来，连同清脆宛转的鸣叫，在这美妙的背景音乐中，野兔竖起了耳朵，刺猬睁圆了眼睛，野鸡抖弄起鲜艳的羽毛，田鼠扭动肥肥的腰肢……狂欢，狂欢，每一条小埂都在无拘无束地狂欢！

我保守着田埂的秘密，田埂也保守着我的秘密。

田埂知道我篮子里的秘密。那是和伙伴玩“石头、剪子、布”后输光了割来的嫩草，只好采来几把老桑叶，还在下面架上桑树枝，才把这“满满一篮”背回家去……

田埂会常常为我出谋划策。采一朵马兰花，摘下一片花瓣说“不和她玩”，再摘下一片说“和她玩”，直到剩下最后一瓣，却忘记了是“不和她玩”还是“和她玩”。三棱草茎最能预知未来，要是能把它三棱茎顺顺当当撕成两半，那么隔壁大肚子的婶婶就能顺顺当当养下一个胖儿子……

田埂会悄悄地把我藏起来。有时在野桑树顶上吃得满嘴乌黑，有时在茅草丛中嚼了一堆茅根……小埂在旁边偷偷地笑：这个馋丫头呀！有时连妈妈也找不到我——在两边都是雪白棉花的小埂上，我枕着收棉花的布袋睡着了！其实本来我只想数数天上有几朵白云，天那么蓝，蓝得我闭上了眼睛……醒来时，我浑身都是田埂的味道：青草味、棉花味、泥土味……小埂在风里沙沙地笑：这个懒丫头呀！

在田埂上游荡的我，游荡在王庄的童年。总是，踏着夕阳归去，晚霞是王庄的笑脸，小埂拥抱着我渐渐拉长的身影。它们是妈妈手里的毛线，但我不能够，团起它们，装进我的口袋，带在身边……

暖暖的春风里，传来村庄的歌谣。

“虫虫飞，虫虫飞……”

“虫虫飞啊，飞到婆婆家啊……”

“虫虫虫虫飞，飞到婆婆家吃米米……”

孩子们边唱边笑，伸出两个食指对点着，模仿虫虫的飞翔。而小虫子呢，就在我们身旁，有的忙忙碌碌，有的玩耍嬉戏，村庄也是它们的。

我们的家也是虫虫的家。贴着红对联的木板门整天敞开着，它们飞进飞出，一点儿也不陌生。

门前的桃花开了，蜜蜂“嗡嗡嗡”地唱开了。它们是不知疲倦的小家伙，从来不肯歇一歇。也不知什么时候，它们就住进家来。土墙的小洞里，木梁的细缝里，高兴了就钻进去。把耳朵凑近，“嗡嗡嗡”，在窝里唱着哪，整座老房子似乎都在唱着哪！冷不防，它又擦着我们耳朵飞出来，生气地在头顶盘旋一会儿，大概不屑使用它的武器，扭身飞向门外那一树又一树的粉红。数不清的透明的翅膀，在阳光下，在花瓣间舞动，闪闪发亮。

争抢这烂漫春光的，还有好多懒洋洋的蝴蝶。一只黄蝴蝶从窗口飞进来，停在一幅年画上，半天都不动。是年画上的牡丹花骗来了它？伸手轻轻捏捏它的翅膀，它才吃惊地抖动几下，赶紧

飞走了，一些金色的粉屑从空中悠悠飘落。呀，莫非它的翅膀是用菜花染过的？那么，白蝴蝶呢？一定是屋后的梨花染白的。花蝴蝶么，当然是因为树下那些蝴蝶花啦，要不，怎么就叫蝴蝶花呢？

小虫子从来都是不请自到的。门槛上的蚂蚁排成一条线，又搬家了，要下大雨了哇？饭桌上有几位“小客人”忙着搬饭粒，哦，桌子没擦干净，小蚂蚁在帮忙搞卫生呢。烧饭前，先要检查一下灶台，对，要把“小客人”请走，不然我们也要跟着着急，那可真的是“热锅上的蚂蚁——团团转”哪！

桃花谢了，槐花开了。暖暖的春风变热了。毛茸茸的小鸡不再整天跟着母鸡妈妈了。它们很喜欢家里的“小黑客”，伸长脖子，“笃”的一口，啄住了肥肥胖胖的苍蝇。一会儿，又飞来几只，它们贪婪地飞到厨房里，在绿纱罩上爬来爬去。绿纱罩里的饭菜害得它们口水直流吧？“啪”，小蒲扇变成苍蝇拍，我们惊喜地叫着：“打中了！打中了！”小鸡也在脚边开心地“叽叽”直叫，仿佛知道，又一道美食要赏给它们了……

风儿越来越热，村前的小河里最热闹了。小蝌蚪已经长出了小脚，菱盘上、香蒲叶上，歇着黄的、绿的蜻蜓。在河边玩耍的时候，忽然就指着前面叫起来：“看！蜻蜓！”蜻蜓很安静，不过它不大喜欢住到家里来。偶尔几次，歇在我的蚊帐上，等睡了一夜好觉才发现，是它保护了我，钻进帐子里的蚊子都被它“收拾”了。

夏天果然是虫子喜欢的季节。天一擦黑，蚊子便开始在家里举行“大合唱”，唱得我们心烦意乱。这些“歌唱家”可不是免费唱歌的，我们身上的小红包又痛又痒，抓破了就用丝瓜叶捣成汁涂上去，一块黑、一块绿的，像穿了迷彩服。幸好在大人指引下，找到了水岸边的野薄荷。野薄荷的茎方方的，很好认。绿油

油的叶子底下，开着一朵朵紫色的小花，很美。但是它们散发出特殊的气味，我一闻就要打喷嚏。小羊也不喜欢野薄荷，一口也不肯尝。我们割回一捆野薄荷，铺放到水泥场上，夏天毒辣辣的太阳很快把它们晒干了。天擦黑了，“歌唱家”又要快乐演唱了。我们在屋前点燃了野薄荷，“噼噼啪啪”，青烟袅袅升起，带着香味，啊，凉丝丝的清香……奇怪，“歌唱家”呢？它们被青烟赶走了！太好啦！太好啦！我们在青烟旁快乐地跳起舞来。月亮升上来了，星星请来提着灯笼的萤火虫，它们一起照亮村庄，照亮村庄里跳舞的孩子们……

风儿渐渐凉了。冷不丁，听到墙角又有谁在唱歌。“唧唧唧……”它一个人唱着，像一位孤独的歌手。我们轻手轻脚，又搬桌又挪床，总看不见它的踪影，却无意踏扁了一只土鳖虫。晚上，我们在这只蚰蚰的歌声里睡下。忽然，姐姐说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……我一抬头，圆圆的月亮在天窗外傻笑呢。蚰蚰也想念它的亲人了？原来它在吟诗哪！

土鳖虫的遗体被送到邻居阿宝家。阿宝家养土鳖虫，听说要卖给人家做中药的。在我们再三恳求下，阿宝扒开地上的一块砖，啊！密密麻麻的，那么多的土鳖虫！

“它们能做药吗？”

“什么都能做中药，蚂蚁、蝉壳、僵蚕……”

“真的哇？”

“真的。都能做药。”

“啊哟喂，我再也不吃药了，情愿打针也不吃药了……”

后来，蚰蚰的歌声消失了。西北风敲打着窗户，窗户蒙上了报纸；西北风敲打着村前的小河，小河盖上了薄冰……虫虫不见了，也没有和孩子们说声再见。它们悄悄地就走了，就像春天里突然飞进家门一样。

我们把“三好生”奖状贴到墙上，贴得端端正正的。奖状背后，有一个圆圆的洞。洞很深，小蜜蜂还在里面吗？我们看不见它们，它们一定能看见奖状的……

我们爬上桃树，找着可以做弹弓的树枝。桃树怎么生小包包了？有白色的，有灰色的，像一粒粒小豆子。哥哥捡起一块砖，说：“敲，敲碎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毛毛虫躲在里面，明年春天它们钻出来后，就变成蝴蝶了……”

望望树下枯萎的蝴蝶花，妹妹忽然哭了：“不要敲，好不好？我们等春天吧……”

虫虫没有走。虫虫不会说再见，村庄就是它们的村庄，我们的家就是它们的家！

无论多少年前，多少年后，村庄总唱着古老的歌谣：“虫虫飞，虫虫飞……”

| 三平方米 |

门前是一块水泥场，用它晒谷子、晒棉花、打黄豆……功劳赫赫。水泥场外，就只有巴掌大的泥土地了，三平方米的样子。

曾经，这儿从生着一片洋生姜。那风中婆娑的绿叶在乡间满眼的绿色中不足为奇，但它耀眼的金黄色花朵却总引得过路人频频回头。在我们难得的一张照片上，我和姐姐各自捧了那黄灿灿的一束，当然，照片是黑白的，但我们心里却永远洋溢着温暖的金黄。还有，冬天嚼着母亲腌好的洋生姜，那又脆又嫩的滋味，总会让我们胃口大开……

曾经，小小乐园里成了花的世界。东一株蔷薇，西一丛菊花，围了一圈凤仙花、晚饭花，守卫着鸡冠花、稻穗花，缠绕着喇叭花，点缀着太阳花、五角星花……它们泼辣辣地在这三平方米内竞相吐艳，我们唤着它们的名儿如同母亲呼唤我们的小名；我们惊喜于第一个花蕾的绽放、叨念着最后一朵小花的凋落……

曾经，有两棵小桃树在这里扎下了根，很快长成了大桃树。弯曲的身姿、娇艳的花朵、玲珑的果实，弥足珍贵。三平方米的四季更加分明了，因为有了我们的期盼。即使是落了叶的冬天，还会有活泼的鸟雀在桃树枝间音符般跳动，偶尔从树上跳到地

下，我家那只目光如电的花猫就风一般扑过去，叼住就跑……

曾经，枯死的桃树桩旁是母亲播下的青菜、菠菜、香菜……
像许多嫩生生的娃娃，任凭母亲粗糙大手的抚爱……

曾经……

| 灶披间 |

灶披间当然不大，像是大房子的一只口袋。口袋里装着笨笨拙拙的土灶头，还有柴米油盐。我们家的灶披间里，还有一只风箱，一拉就会“哐哐”地唱歌，似乎比二胡更有意思。

早晨一睁眼，便闻到了荷包蛋的香味，从灶披间里飘出来。

中午一进家门，便奔向灶披间。也许满头大汗的妈妈，还在剥等着下锅的青黄豆或者白蒜瓣。她总是头也不抬地对我和姐姐说：“快去喝吧！”土灶头的一角，白净的瓷砖上，总凉着一碗烧饭时舀起的香喷喷的米汤……

晚上是灶披间最为忙碌的时候。三锅齐上阵啦——小锅炖粥、中锅烧水、大锅煮猪食……风箱在响，火苗在跳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红扑扑的。外面院子里也热闹，“咯咯咯”，“嘎嘎嘎”，“咩咩咩”，“哼哼哼”……花猫咪咪悄悄溜进来，瞧瞧洗脸池下那只属于它的瓷碗，赶紧凑到我们脚旁，一边亲昵地蹭着谁的裤脚管，一边“喵喵”地撒娇……

有段时间，风箱不唱歌了。不是风箱坏了，是妈妈把树枝枝、木屑屑搁在了一边，只烧她从野地里割回来晒干的野草。野草燃着了，清香萦绕。爸爸从锅底上铲下草灰，妈妈把它们搓成